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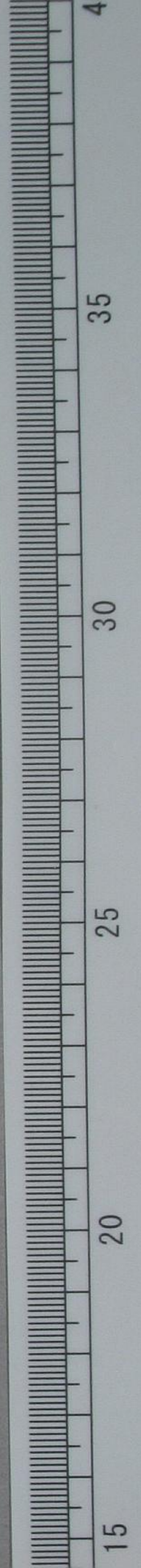


改正
増補

東京新繫昌記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856
2



文庫11
A1856
2

柳田泉文庫

大正
五

柳田泉文庫

惡車未輩多結巢窟于市街盡處或于千住或于四谷五六為夥街頭施網要捉僮夫入都者掠他囊物忽見披為翼雨衣者纏紅毛布段者兩々三々為伍為群徐々的曳捲脚來車夫早已認得密々說道奸禽罹了奇貨可居隨耶近著迫勸乘車且粧慇懃温々說道想君等定是始來東京恐苦覓宿泊小可等以廉賃載君等去為君等擇待遇最懇一個旅館僮夫安曉得為狡豎所欺騙輒信他言遂被誘不知吾所之狡豎十分騙得肚裏堆喜指西密相耳語道日猶高須迂回粧路遠待日全沒後施慣手段乃載僮夫而去一隊五車似脚頗

改正
東京新報

第一編

二十五

健步却甚遲。車上人屢問道。想既行了數里程。馬喰坊馬喰坊猶在遠耶。車夫顧道猶遠。車上人又問。已近多旅店旅館耶。車夫又顧道猶遠矣。既夕陽全沒。戶々點燈。車上人且怪且問。嘗聞東京雖廣。不過方四里。想既過了四里。馬喰坊非遠亦太遠耶。車夫道。已及長隄。旅館方近。車上人又怪問。此隄叫做何。車夫道。君等不知乎。此是東京第一勝地。墨陀乃是也。車上人又問。嘗聞墨陀臨流多。栽櫻樹。見來無水。無櫻。恐非欺。乃翁耶。車夫設辨道。何有此事。墨陀元來際春隄。下遽引玉川。隄上遽栽櫻樹。墨陀是以爲名區。都人常鬪豪奢。造出好景色。

愛自然勝景者。田舍人耳。車上人驚道。東京人何如。斯浪費金錢。蓋紙幣自東京湧出。時常不盡。故耶。真個魂飛魄消。既入一廓裏。去樓々點燈。燦然如星。戶々鳴絃。聒然湧海。僮夫到此。且驚且訝。道乃翁已到極樂淨土耶。只怪吾身未死。奇怪々々。車夫誘到一宿亭。密與壯丁耳語。貪若干金。而去。壯丁又堆喜。想道。奇貨歸。握乃導僮夫上。一大樓道。此是馬喰坊有名的旅館。須張盛宴。慰旅倦。僮夫唯々默諾。不知所爲。早已送盃盤來。絃妓幫間。不招而來。美人亦不待駕。而到。誰知此處是游廓。車夫佯爲墨陀者。何思日本隄也。車夫常與惡宿亭謀。

而蠱惑僮夫一夜游興使印囊底輓近羅斯狡手者不
為不多車夫之蔽亦非可惡耶有客曰車夫之蔽不止
腕車載人口車掠囊物去者亦往々有之而此輩却多
於乘車者乘者既然矣矧輓者乎噫可怖哉狡兒俞出
俞狡

賃座舖 附芳原

維新以降狹斜之地俄然致熱不唯挽回舊盛幾有百
卉逢春滿朶著花之繁昌乃以芳原為第一于深川時當
深川有于根津于品川于新宿競致繁華熱鬧如沸又
次以新鳴原在場于今無幾被廢劇名花輩出日夜鬪熱何

其鬪春之盛竊按開新都者必先開狹斜之地一時藉
其熱以為吸引人心之一具今花街致新繁昌者乃是
以都風一新之故也然都下有花街之設也既久矣靜
軒居士曰元和三年官始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傍開
闢功成以其鞭蘆覆簣之故名芳原明歷三年因命徙
于今吉原云々屈指距今二百有餘年其間繁昌凡幾
何哉樓閣幾層娼妓三千三月栽花而櫻樹笑海棠媚
與解語花競婀娜之容七月張燈而翠鸞舞紅鳳歌與
嫦娥影鬪嬋妍之光笙洞歌海酒池肉林歌舞漸酣拇
戰又起樓々熱鬧不分晝夜又有絃妓侑醉又有幫間

幫興一入此廓者魂飛肉消游興難禁真是人間世界
之一仙洞也一芳原而既有斯繁華他游廓之熱亦可
以推也都下自有游廓來感溺煙花傾倉庫覆家宅城傾
之名真終為纏骨的戀着而落鼻失明為不具人者不
可知凡其幾何春夢忽醒為一片煙尋之無痕悔之不
及今猶存于我者唯負債與痼疾耳噫不亦痴乎又顧
游廓蔽習樓主之虐待娼妓不異御牛馬束縛人身投
諸籠裏雖姑恃迫大故不曾許歸省殊怪鴉兒之權大
於閻魔大王娼妓之權小於無籍兒輩吾命雖有吾身
如無是人而非人也雖馱千客不許馳騁是馬而不如

馬也果是何者非綾羅衾裏之瘦風則錦繡褥上之飢
蚋耳然而此中往往出高尾小紫等名妓者何耶雖新
宿之僻猶有節娼白糸是猶蓮花之於淤泥也蓮花之
所以受賞者以出于泥裏也蓮之為花雖美則美猶與
此花可胡頹者不鮮矣乃有牡丹有芍藥若舉蓮花置
諸牡丹芍藥間豈能敵那艷姿乎有俚謠以為證起如
芍藥坐如牡丹兮步時弄恣似百合花兮蓮花之美未
足以比美人之美故不加諸牡丹芍藥等名花部類唯
賞其生泥裏不染泥耳狹斜之地偶出高尾輩者喻如
入牛馬群而偶見牧婦未足以稱也仔細評來皆必有

瑾阿加留女悼夫死切於悼父死而尚且傳節婦之名若使彼在今世誰復稱之其視父不如夫無乃不孝女哉然則昔日落風塵者皆自好就醜業耶曰不然有為父母沉者有為兄弟陷者有為良人賣者有為情郎鬻者要之皆出于不得已豈有好沉苦海者乎閱院本稗史亦足以知其一斑蓋十中八九強使入牛馬群也曰其然矣然則縱不免牛馬之誹猶是人也既為人又豈不出貞女節婦乎曰否雖非真牛馬一入其群則有其行乃是牛馬耳雖然以今視昨宛如生于暗夜住于暗室不辨是非東西束縛人身者固不知人道受他束縛

者亦未知人道畢竟沒智動物之集合耳試問自古惑溺花柳者乃狎這牛馬此輩亦難免牛馬群耶曰不然有乘車者有輓車者以風流自任者宛如騎牛馬去狂奔花間游蕩無饜終亡其身者亦猶假寢馬上墮落溝渠誰罵此輩曰群牛馬此輩特不免馬與鹿之間耳呵今也攪破朦昧之夢而始曉人身之貴官府迅解束縛法許民自由權於是乎花街有一大變遷乃解放娼妓廢止娼閣更呼畜豚子家曰貸座舖三千佳麗俄然脫銜數百樓閣不留一花實是自有花街未曾有之大變革也此事至與痛痒煙花巷裏果如何則雖非無風

流子之可知得而顧檢束花柳應知有益於矯風正俗也狹斜之地從來多蔽少年輩比々溺之誤身雖因游惰為風亦以有盡惑他者也少年輩亦須與花街變革共緊結犢鼻禪紐也俳歌子不云乎芳原明時家乃暗此是千古之金言而治郎之砭針也都下得官准而設貸座舖者曰芳原曰根津曰品川曰新宿曰千住曰板橋之六地也先是移深川嶋原兩處花于芳原都之中央不留一汚跡皆移之偏隅設檢束法娼妓亦不受鑑券不許公賣故耻其賤業進為娼妓者甚鮮矣芳原中雖金瓶佐野槌等大樓當時芳原以佐野槌不為第一今也既亡不過畜十

有餘花云而娼妓亦為一種小經紀人不復受牛馬一般束縛稱之出稼與樓主折半玉價者居多云花柳社會呼之曰叩分

紅鳳出籠轉自主花翠鸞脫網宿自由枝苦界變為樂園宿醒醒又新醉瑤池冰雪全融而流年季證文去章臺春風又吹而送免許鑑札來妓無束縛客無拘虜煙花鄉裏風俗一變更現出新仙境龍門躍鯉之補補變為濃紫皴剝之絮衣鼈甲象牙之副筭化為珊瑚玦瑁之鈿釵駒履屐々聲高而蓮步却遲繡帶便々幅寬而柳腰欲沒芳原妓流際改革娼妓紫衣裝頭飾亦猶素

人內無節句紋日之苦舊時以五節句為媚妓後日外
 有觀劇賞花之樂媚妓游行此時有意則迎客無意則止
 我以我鑑札鬻我姿色何要勉伴拙夫眠矧復受鴛兒
 苛御我倒欲御他朝携情郎手而醉于武陵之春夕擁
 鴛鴦衾而眠于巫山之雲可與郎偕游可與郎同行妾
 之自由與蝴蝶一般要飛去到郎側請郎想一閨一容
 妾閨則郎室也一夫一婦擬兩鴛鴦而亦如不擬
 芙蓉洞房温温養春宿雙蛺蝶翡翠屏風曲曲圍枕護
 兩鴛鴦相對而語相依而酌一鍋四箸鴨肉雞卵隨煮
 隨喫言獻言酬既而微熏陶然淡紅乍上他花顏真是

海棠破蕾將媚春風妓乘醉自理三絃高一抵三以爪
 當撥鏘々鏘々水咽風鳴乃歌云活潑揚々散髮人髡
 頭還是不因循妾憎縮鬢猶仍舊此輩貳心不可親鶯
 歌一曲纔闋左手抱絃右手勸盃曰妾未就師學音曲
 只纔聽得倡伎者流所唱而不過為獨學固不足以幫
 興唯為君把絃為君擇謠此情亦足以聊償拙詞耶客
 曰卿勿謙歌以述情耳又何論音調然能述真情者甚
 鮮矣方今所唱新謠不云乎莫道女郎沒真情方今晦
 夕出月明此謠果真耶否々不然郎改曆以來雖屢游
 此廓未曾觀一回團月矧於晦夕乎乍出乍沒真是新

月以月擬以月妓以月無由再拜他好顏空惹春恨至聽曉鴉猶是舊曆耳郎想月之出沒專關郎輩之好醜與囊物之有無不拘既望與晦夕也郎之醜貌似那怪面矧又囊底甚冷乎是所以逢開化時世猶未能晦夕觀團月也郎雖倒立乞愛到底不可得款意矧於接好看如卿者乎要使卿強思郎則郎之無理又曷恨卿纔訴愚情而已妓將纖手一捻他膝兒曰真個可憎十分嘲弄妾元來沒姿固難副君意請勿復騁人曰卿是當世佳人郎豈嘲弄郎言非妄亦是一個確言郎不敢瞞人面龐之醜雖肖苦瓢赤心之圓不異月輪曰君心果圓則妾思亦豈

出于角乎請看彼滿月滿圓則月影亦圓非耶曰誠然耶曰真然矣請試吐露妾僻說以表妾思真偽或狎着美少年或戀着阿堵物者昔日之事也乃靜軒翁記繁昌記時也今則不然思與不思非關恣色與金光非拘貪富與貴賤特在賢愚如何雖醜男兒有賢才則應為上軒貴紳雖美少年性不肖則難伍輓車賤夫妻之駭鈍尚能知之請君休嘲弄此妓何等曰卿才氣可愛是所以受眾寵揚名聲敬服々々曰否女兒家異男兒女兒之受寵遇非關才與智唯在一姿色妾之義姊妹而今乘瑤璉者不鮮矣實以有姿色也乃阿松姊係車夫

某女一個賤婦耳。近聞為貴紳某公所贖。而為外妾。月賜紅粉料五十金。連老母小妹。恩波衣著。並辦于公手。阿竹阿菊亦皆落籍為妾。月受十金。乃至十五六金。想此女輩雖有姿色。未聞有才。如妾酒祭市上之賣餘物。的阿福假面故云又待來年。首而沽乎。若又不賣。終為竈婢而已。至人情淺深。妾雖不敢讓他。未足以償沒沒。三千世界有誰顧妾。朝々暮々懷往。想來寧不堪悲。今夕何夕。邂逅相遇。得侍君側。妾喜出望外。說罷低頭良久。曰。卿勿徒嘆人之一生。有苦有樂。樂則苦。因苦則樂。階如那外妾。不足以羨也。榮華之夢。果有幾時。春花易

老。寵幸易衰。矧風雨之妬。亦恐難免。翠袖紅裙。雖以飾一時綺羅。豈如百年不易之伉儷乎。卿不乏才氣。又有十分姿色。亦豈無好鳥寄音乎。此是非諛言。卿宜速定百年之計。想不待郎言。既有情人在。曰。可憐君勿漫疑人。妾若有情人在。將這自由身。胡為沉泥裏。妾薄命。實在言外。曰。郎雖不敏。亦是一個男兒。豈為卿吝一臂。請說卿心事。郎亦應有所計。妓暗々吞淚。曰。君情太慙。真。有良人之思。妾胡敢秘掩。請君聽說。妾家元係某藩士。亦是鎗一本之家也。昨春奉還家祿。為一商賈。開小肆于淺草某街。而售舶來物。噫。何不幸。未數日而罹火

災屋宇一灰不剩一物為之蕩盡資銀商業不支父親
 百方苦慮雖謀恢復不成纔募得若干債以為資銀債
 居于袖田某街而更經營小割烹亭又未數月今春再
 遭火災資銀全盡加之無幾父親嬰病醫藥無效遂易
 了簣今猶存者老母與妾及小妹三人耳天下雖廣妾
 身獨狹居無避雨露之家食無支飢餓之糧殆將立人
 檐下只纔仰親戚恩蔭賃居于某街裏店業裁縫補綴
 得僅々賃銀以糊一家三口且父沒負債難償既過期
 限債主督促之嚴魔王呵嘖不啻忽訴之法庭母親泣
 乞延期不聽竟至出身代限今也家無擔石儲細煙亦

不賜妾又何以為養老母竊思賣身養親孝之道也奮然
 蹶起將身投于此樓妾之艱難請君諒察喃喃說罷傍
 客膝頭涕泣潸然不能仰見薄命真容且慰且說曰卿
 勿復憂幸不幸則天也卿今雖落風塵亦豈無錦繡飾
 榮之時乎如郎亦飽嘗艱苦郎乃草莽之一野人也幸
 而近被拔擢雖卑官猶在朝班故郎未定姻事獨寓某
 街旅亭而無聊甚矣若得月下冰人使郎等為伉儷何
 等幸福果得然則卜地于本所深川間而經營一家雙
 蝶宿花鴛鴦浴波琴瑟調和偕送百年又何足羨那外
 妾卿意如何哉奴驪然含笑曰君言雖假亦應喜曰郎

曷言假真乎。真情卿果有意，明日必贈若干金，以表郎真情。郎誓不食言。曰：君言誠真，則請告大名。曰：應期再會。告之事出輕率者，後必有悔。妓少帶恨，曰：君猶有所秘。君言恐假矣。今之娼妓，異昨之娼妓，有約則不藉他脚，自往而問君安否。妾若往訪，細君必應額頭抽雙角。故不告姓名也。想君既有尊姐，而騙妾，妾未免素人家。故未解教坊秘訣，輒信君，以為有情人。說盡胸臆，不剩何等後悔。言了，眼眦上朱切齒，不措。客粧辨曰：否。郎唯有嚴君在，未許縱游。卿若自來，嚴君必疑，恐使這良緣歸水泡。故未能告姓名。豈有他乎。妓俞含曰：請措。君不

言乎。獨寓旅亭，其舌未乾，道有嚴君，反覆亦甚矣。客佯醉，曰：郎頗酩酊，今不能繼話，請待醒。細々說了，俄然擁衾而粧眠，鼻息乍斷々，可知不是狐眠。則狸睡耳。妓忙起身，低々罵曰：噫，出這般狡豎，倒騙了妓流。今之游客，今之娼妓之罪人也。

戒火鐵棒，鏘々警夜。報時梆子，擘々打更。一房裏殘樽已涸，蘭燈正暗。鴛鴦相依在三蒲團，妓喃喃說起曰：妾疇昔投郵書，想未達耶。何其甚遲。某夕空待君，不接他客。君何不來。蓋君亦假言家耳。郎曰：某日生憎，有商事赴橫港。及夜將歸，走到停車場，過了午後十二點鐘時。

瀛車已發不可復追故不得已一泊焉郎豈食言乎妓
 不信曰假疇夕之約偶為有故不果觀劇之約業既三
 違賽佛之約亦嘗二背君心如玻璃戶應透見真偽自
 今若違約煎君撮影以行呪詛曰卿亦不開化女也咒
 則果有何等効今則商賈乘馬車僧侶迎妻妾之世也
 乾坤顛倒舊事皆廢卿欲咒宜咒郎曷關之我投我財
 以買我樂誰又言不字卿宜去我又上他樓妓少粧慍
 曰君胡為挑人想必要与秋扇妾弄別園花也妾自與
 君契二世苦樂相偕艱難相嘗為君典身以償債舊債
 券面年季又加以故牙婆屢說妾道宜從某君被贖為

外妾若猶不欲宜轉某游廓償利中生利的舊債然妾未
 應諾者抑是為誰耶特以有誓書在也君要棄妾須棄
 妾懷誓書去告訴法庭客笑曰卿勿復恨前言則戲耳
 妓樓取咬他肩頭曰卿挑人以為樂真可憎曰傷郎身
 以得尉卿心死生唯命矣曰真然耶曰真然則又曷為
 曰君身果為妾身則如是以懌妾心言了就他背捨去
 數回郎不叫痛痒痴話頓斷一房間寂柱上時器早已
 鏘々報曉

增補維新之際各處游廓一時致繁盛及娼妓解放雖
 稍見衰色無幾挽回衰運煙花又起當時開化二字鼓

舞人心雖游廓亦不拘泥舊慣有宛如撒關鑰許縱行
 故娼妓亦一時得自由與客携手縱游遠近自有一新
 興味乃如芳原埋溝架橋縱橫通路擬一市街於是廢
 廓字義不復檢束乃數輛腕車自水道尻載惡措大來
 則一個胡馬從衣紋阪送蓄鬚士去芳原仲坊車來馬
 往揚紅塵去不異十字街頭行人絡繹此是不止游郎
 來往自下谷到山谷者概取路廓裏與新宿品川一般
 相似想雖便則便不能復致廓裏繁昌何者不可留人
 趾也舊廓構造雖如其迂設門唯一入者出者皆自此
 門要來納趾廓裏者使不空歸仙娥呈媚誘引他心粉

頭獻笑消殺他魂真是一個仙洞不肯空歸誰又遑省
 囊物有無乎顧庄司氏芳原係庄司氏之開拓當開此廓故通迂
 路者可謂頗有遠慮矣果哉芳原一廓自開新路漸來
 衰運不似煙花益起鬪春妍何來游蝶求宿甚稀此不
 獨芳原雖品川新宿亦不免衰運殊至芳原為最甚矣
 品川則自鐵道竣功漸衰新宿則自驛路設賃馬車亦
 衰皆是因不能留人趾也想自非能留游郎之趾不可
 致煙花繁昌是以芳原復仍舊樣塞背路撤棧橋衣紋
 阪下設一大鐵門往來廓裏者皆由此一路以要挽回
 衰運且自西京浪華聘濃粧名花來令與吾妻花競妙

媚欲以盪嫖客者流之靈魂於是乎。又有一繁昌方今最盛者曰稻本樓曰紅髯樓曰品川樓曰大文字樓曰尾彦樓是為大樓所謂大籬者乃是也。曰安尾張樓曰龍崎樓曰中米樓曰蓬萊樓等是為中等皆食上國兒頗致繁昌云然狹斜之地而最致新繁昌以根津為第一根津光景如大八幡樓大松葉樓新築一大樓閣以詳于後編要擬阿房宮矧三千佳麗皆技尤物乎如聞根津之地致新繁昌者雖由依然存舊樣且不甚貪然亦上國兒之妙媚與而有力云不知上國兒果解何等春味。

寫真

寫真之行于都下也。未出十年而與錦繪相頡頏。初內田氏稱九學于洋人頗致精巧開寫場于淺草茅街而應人之需都人觀其撮影驚嘆不措忽而來乞撮影者陸續接踵門前為市不日名聲噪于闔都是為都下賣撮影技之鼻祖無幾賣其技者追次輩出既及數十人云其施技也大概樓上設場垂幃幙掩三面天井一方閉玻璃戶以取日光形如突窻撮影時刻以晴午為最宜場之正面安撮影器而後插入玻璃板于圓鏡背乃是自鏡面寫真影之具也。先將黑絹掩翳鏡面使乞寫者對鏡凭堯子于明處鏡與人相隔凡十尺許其人宛

增補東洋新報
第一編
如跌坐僧。要沉着虛恬。寫師熟視他體。整神定。剥脫鏡面。黑絹則人影乍印。玻璃板攝影乃成。乞寫者莫傲觀。劇場招牌狀。若際攝影。或閉眼。或啓口。則福相亦爲貪相。才子亦呈愚面。宜沉着整體。如俳優。絃妓。屢寫真影。以出于四方。由以賣名者多矣。故慣攝影而容態整然。真有相遇相見之感。且臨寫脂粉粧面。一層添姿。凡容貌之妍媸。衣裳之好惡。皆歷然可觀。真乎其人。而臉邊痘痕。固不可掩。額頭黑痣。亦不可韜。然男兒不論面貌。而可也。至女不然。專貴其姿色。故女而乞寫者。非藝娼妓流。則標致自負之婦人也。各店寫料。雖不同。一大約

寫印硝板者。二十五錢。乃至三十錢。寫印紙面者。五十錢。若七十五錢也。當時寫料頗貴。今則不然。一寫可以寫十紙。十紙可以傳百紙。是謂紙寫。不亦妙工夫乎。偶有名家若名妓。乞寫則不要寫料。復寫以驚其餘影。頗有利云。輓近學攝影術者。逐日輩出。頓減寫料。乃橫坊某先生揭榜曰。當分寫料。金六錢。紙寫倍之。何其甚廉。此諺所謂妖怪。出遲而及天明。頓減魔術之類耶。後于人者。制于人。坐人之後者。嗅人之屁。想某先生必曰。我從人之後。而雖嗅人之屁。非敢偷其臭。先輩放屁聲高。而一時驚人。後輩放屁聲甚低。而臭氣却薰此余。所以後出鈞利也。

蓋其然矣。

篆法隸體大書寫真二字以高揭標旗于屋頭又展列
 撮影于店前以供縱覽少年連臂佇立店前一々品評
 容貌一生問曰頭戴漆桶裝如萬歲坐把播木片身者
 何人耶曰輔相某公束帶之撮影也曰頭欺煉藻大角子
 耶著袴如鬼尾袴甚長立而懷手者鎌倉時代之大臣
 耶曰否俳優彦三打扮正末之撮影也當時有名俳優
 為第一生笑道誤認々々又問曰容貌之美似小野小町
 而如有穴者天女之撮影耶曰否芳原金瓶樓之花魁
 今紫也生道僕未游花街誤認亦宜矣曰把團扇凭二凳

子之美婦人則華族某侯之姬君耶曰否柳橋有名之
 絃妓小春也生道柳橋亦未渡誤生之亦宜矣曰頭如栗
 苞者何人曰某公曰如番瓜者誰曰某氏也如西瓜者
 聖僧某師也如杓子者豪商某的也一生傾囊僅得買
 今紫以撮影曰僕亦非曰貪措大非無擁此妓之餘財
 要擁且擁抑所以買之者在誓欲不惑溺此色故朝夕
 對之自制吾慾耳非敢倣將撮影換匾額之痴人也何等
 道一生曰僕要買小春僕亦非敢眷戀此妓唯欲對撮
 影究其術理耳僕亦為之流涎乎二生相顧一笑欣然
 有喜色而去可怪二生何故有喜色亦是隣炙鰻店要

嗅餘香之徒耶

一輛腕車載二客而來認得八丈黃縞的少年與花紋

皺紗的別嬪也當時稱美少年短襖甚長而言語傲慢

想是非商賈之徒官吏之別嬪鳴田名頗大而柳腰裊

娜可知非孀人之伴乃外妾之寫師目迎而壯裏欣々

想道今日何幸有這奇獲此縱不上三圓金亦不下一

圓半之貨物也二人相携入寫場來耦憑一瓮子曰如

是乞雙寫寫師唯々曰予最長雙寫且年已老矣故非

敢漏秘事者請君勿要顧慮某君則寫兩唇相接之態

某氏則寫雙蝶相戲之狀大君足下正是花之盛也人

間妙齡不可復得又憚何事况愚老面前乎寫何等態

唯命矣少年顧別嬪曰君勿言失敬此是僕妹也何有

醜態十日所見唯寫如是狀態則可也乃出右手掛婦

右肩左手與左手相握置自家膝上是為握手禮蓋凡

且道唯此態為好曰諾乃寫一板去一客又來曰余今

之一大豪傑也然世人未識余容貌今乞寫者非敢要

自藏之馮得換物色將以鬻江湖故乞紙寫數十葉既

店前噪然又有數客到衣結城綿紬的續襖而髻髮踈

踈者蓋金滿家之老爺也着濃紫皺紗的盛服而繡帶

裊々者乃新橋之絃妓也短褂最短滑辨喋々者果是

增補夏...
幫間一八也。老爺凭凳子坐中央。絃妓立其左側。幫間蹲其右側。寫三人同席光景。去想是出於妓輩籠絡老爺之一手段也。夫一瞬間寫數個像者。固非筆力所企及。矧真影乎。攝影之術。嗚呼亦妙哉。子弟之游遠國者。宜寫以贈故鄉父母。又何要假筆頭書平安二字。情人之在異境者。宜相贈以相見。又何假回文錦字。斯妙技術。而有斯便利。有斯繁昌。亦足以寫開化真影耶。

增補攝影之技。愈致精巧。不唯寫人影若景色。雖飛鳥走獸之影。亦寫得鮮明。是謂速寫法。蓋係米人某氏之

發明云。殊至細微物。躰先照顯微鏡。而後攝影。故雖不可以肉眼。看取者。施攝影術。則分明現形。晰然可觀。至切圭家。每行解剖。一々攝影。以爲人身窮理上之一大要具。不知攝影効用者。唯以爲人影真寫之一玩弄器。觀美人之影。則口徒流涎。觀貴紳之影。則心竊羨榮耳。不知攝影効用。却在於他。若使此術止於人影真寫。實是一玩弄術耳。然其効在此。外甚大矣。寫天象。寫地形。或寫鳥獸草木。使人知其物體之真影。其有益于學術。豈不亦大乎。是以歐米諸邦。以攝影術爲一學業。競講究其術。竟發明速寫法。又出擴寫法。今也都下善此等新技。

者比々輩出。眞店頭展列種々攝影。一群僮夫立店頭。看着攝影。甲謂乙道。近者攝影究巧。云然。我難信。難信。乙道。請看此攝影之鮮明。非我鄉里那青書生纔寫得人面鼻口。難辨之比。此婦最是寫得分明。我頭雖既禿了。未曾看這般阿姬樣的。我區長殿下聘得美妾。雖誇里人不及此美人。萬々里許。番瓜與雞卵之大。差不啻哩。甲道。汝亦清盲漢的。我看這攝影。以知技術。猶拙。此是非寫真人面。帖附錦繪的。乙道。汝何以知之。甲道。紙幅長大。決非攝影。乙看着良久。道。眞然矣。亦是都人欺人手段。叱々可憎。此時一個學童從學校歸。偶過此。顧道。老爺勿怪。此乃將新辦大鏡所寫者。亦是眞

人攝影。甲乙吃驚。忙指一攝影。問道。這物似把西瓜投水的。亦是眞影耶。童笑道。此寫取日食現像者。亦是眞影。僮夫驚嘆。拜一拜道。攝影雖巧。至寫日輪天罰。可畏。可畏。鄉里先生。蓋村夫說道。亦髯唐人所教。皆係魔術。乃是也。童道。老爺何暗。物理今取大陽火氣。以喫煙。猶且不妨。矧攝影乎。僮夫聽得吃驚。三嘆。低々唱道。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都人最好攝影。到處設場。要使寫如淺草公園。攝影師櫛比爲隣。捉手引袖。要强使寫。其狀不異娼局。奴輩拘引少年去。是以酷賣攝影者。亦隨繁殖。不止鬻之店頭。

夜肆盛處又出驚之某公墜地泥塵某君曝露橫途貴
嬪阿孃亦爲二束三文辱于嫩少年手矧花魁名妓乎
擬燭暗淡油盡將滅處有低々爲人語者道余以高位
高爵與故器具共被曝路頭沒威沒光又沒價汝奴輩
何加侮辱至此甚時常雖乞一謁未輒許允亦可以知
余貴汝奴輩宜安神棚朝夕拜必應授眞福那空像尚
且有佛靈矧堂々人傑豈無靈德一個又道妾是雖醜一
貴夫人汝等雖倒尻來不許一拜今誤爲狡豎所賣受
此污辱千恨萬憾無由遣此時一個賤匠的壯漢來點
檢撮影技取二三名妓道一葉價幾何耶無籍兒的貧

賈豎懷手捫虱道一葉一錢漢道不廉不廉賈豎道請
且購這某々公與貴夫人此束十葉僅三錢漢取來投
地去道這般貨物十葉一錢猶爲不廉我愛這美人賈
豎叫道彼與是非同日論某々公皆是貴紳汝不認面
有八字髯乎漢道今也髯價太低不當美人一莖鬢毛
請看十個撮影加算預價不如一妓影哩此時貴紳士
撮影又竊爲人語道此故余亦爲美人不惜千金

牛肉店

牛肉之於人也開化之靈藥文明之良劑也可以養精
神可以健腸胃可以補血液可以肥皮肉此靈藥甘于

口此良劑宜于腹且効驗之速可喫而知也。用之舊習病。因循病則雖頑固症一鍋而奮興氣力十鍋而必應全治。自此靈藥出七年粟亦閉店三年艾欲無價一醫以醫十人十股以救百夫千効萬能如鬼如神嘗百帖苦藥不如喫一匙肥肉至其製法則烹兮燒兮漬兮乾兮見彼牛店紅肉依々有肥太股不可以讓一匙肉以能延老夫百年之壽命一鍋肉足以支書生一朝之飢喫耶喫耶縱我不能喫米飯喫肉以躋七旬高齡何愚生又餓死于首陽之下御養生御養生縱我不能喫魚膾買鍋來貯一罐鮮肉何痴漢復絕糧于陳蔡之間是

故牛肉店之行于都下未久而至不可算數壓倒鯪鱖席卷山鯨市街到處無不揭肉店招牌肉之流行速于乘瀛車而傳命

肉店有三等飄標旗于屋頭者則上等也揭招燈于檐角者則中等也以紙戶當招牌者則下等也皆朱書牛肉二字以表鮮肉鍋亦約有二等和葱烹者曰常鍋價五六錢加膏燒者曰燒鍋價七八錢一客一鍋火盆供具有命酒者有呼飯者火活肉感沸々熬々隨喫隨烹肉之味柔為貴老幼由之無所不喫飽々温々既入佳境客坐樓上有牽豚而過樓下者客見之曰豚何之曰

將以屠于場曰我不忍見其膨臍而如斫蘿菹請以牛
 易之曰客若味其肉則牛豚何擇曰否我知豚之不如
 牛自今屠牛則勿棄其骨我碎而喫之其糞亦不可棄
 足以糊鴉嘴靈藥之妙亦或有化味噌時汝牛也我度
 汝引導汝以緩々慢々性能養活々潑々人汝若不養
 此人則國無文明國無文明則世無開化畢竟謂開化
 之德出自汝肉亦可矣故我愛汝我轉買米錢以日々
 喫汝我雖無買一斤肉之力未曾顧汝不流涎寢則夢
 汝寤則思汝無飢不呼汝無喫不飽汝我與汝之交可
 謂甚親密矣故我葬汝于吾腹永以為墳墓地汝之糟

粕雖歸于廁汝之魂魄永留于吾腹汝果有靈養我下
 愚以為上智且汝莫嘆短命殺身為仁者汝之謂也汝
 死有益于人又何憾于世汝與老而斃于槽櫪間寧如
 入鍋而成佛乎近聞汝屢上美人紅唇乃是極樂淨土
 之往生也有時葬于英雄之腹有時座于美人之腸不
 亦好因緣乎汝若斃于道路空歸腐敗豈能得此大葬
 乎牛也汝勿吼牛也汝勿呻我雖頻運迂策未能近台
 鼎之人我雖偶傾空囊未能觸美人之手汝死肉而賢
 我活人遠矣我亦欲屠吾肉以從汝果然則或有達我
 宿志乎又思人若曉非汝肉乃余肉必吐以投狼虎諺

云果報宜寢而待我亦不如姑待時機矧腹惜死頻鳴不平乎否腹鳴殷々者蓋飽汝肉故也喝

開露肆賣肉者有焉曰烹籠專招不能上肉店之貧生老叟啜清洒而製之竹串以貫肉投諸大鍋火常活肉常熟一串價文久錢二孔也叟叫呼曰烹籠温煖開肆于十字街頭必擇腕車輻輳之地輓夫圍鍋而喫蟻集蝟屯有縱喫者有橫喫者或有爭串鬪者或有奪串去者且嚼且罵三串以醫一時之飢此肉也日巡屠場而乞其餘肉剛如澁紙者既出十日之肉也柔如豆腐者全屬腐敗之肉也醬汁則仰鎌倉時代之餘瀝日舊而

又日舊臭氣欲衝鼻肉元雖貴為滋養喫這般肉則不唯無滋養之効則可倒害健康庸醫先生猶能知之且若不能得屠場餘肉有混犬馬肉者云居士元來清貧雖似餓鬼亦不忍喫此肉如誤喫犬肉開化復變野蠻恐咬著文明人故本店稟告曰近來有屠野獸以擬牛肉者四方諸彥宜點檢肉味而後下喉

增補俚諺云習不如慣信哉言乎明治初年都人喫肉者甚稀喫者概係唱開化者至婦女子輩感不顧豈一匙肉入其唇乎其言曰妾若喫肉恐生雙角此等婦人家却生雙角此等婦人者往々而有無幾知肉味都人皆爭喫之既至洋食漸

增補東坡志林卷之四
行以肉換飯今則雖婦女子觀紅臠上盤不覺食指動
想是雖由知肉有滋味且助攝生然亦漸慣肉食故也
今若禁肉都人皆必拒之一月所屠合筭牝牡可不下
無慮三百頭肉之流行不亦甚盛乎鬻肉者不止鬻于
市廛于路頭挑擔子去行賣四方亦不異那魚商菜賈
犒軍人者贈生牛以使屠開宴會者亦擇肉以使嚼天
下牧場雖多隨牧隨屠人間一生所喫牛肉當上數十
頭以故鮮肉往々告乏至露肆所鬻混犬馬肉以欺人
亦是都下繁昌之一也且聞屠者分肉爲三等柔而帶
紅色者以爲上肉膏與肉相半者以爲中肉帶筋且剛

者以爲下肉雖各異其價無所不喫皮則晒以爲革骨
則碎以換糞皮肉骨筋一無可棄文明社會爭論牛德
亦有以哉獨至人不然昏暮乞墻間餘肉以白晝驕人
生而不成名死而不留皮與狗兒一般相似者多於嗜
肉者之多汝牛肉果有靈効請使此輩做汝德然則亦
庶幾足以償平生所喫之肉價耶

西洋目鏡

鴻雁之翔也糞蠅猶搏翼美服之行也裸漢亦捻腰是
所以透見鏡亦列繁昌物而與攝影共飄標旗也初有
開場于淺草奧山者後不數月而各處設之殊向舊藩

邨開新街處多焉。想亦是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之新
 工夫耶。開場者概子未見有真市人而賣此觀者。鏡室概
 擬小塗屋，前面纔塗白堊而不拭其尻，宛如嬰婢之面
 施白粉而背猶存垢。雖偶有設層樓者，漆板擬石，不異
 庸醫者流。粧玄關室內，隔數尺，列數個鏡，迴而取觀，亦是
 不異。上拳螺堂望龍王宮殿，鏡面之大如巨蛇眼，一眼
 以能容人，兩眼觀者乃自針孔視世界，而價值僅一錢。其
 畫多係世界萬國所在風景，而有寫實景者，有寫想像
 者，皆乞撮影師以鬻其糟粕者耳。倫敦之鐵橋長於虹
 霓，巴黎之宮殿高於雲霄，露西亞大將怒而拔兵卒之

鬚。伊太利婦人卧而嘗洋犬之唇，買米利堅之火災來
 而賣之。包日耳曼之戰爭去而開之，軍艦蹴波而山為
 山，商船入港而林又林，蒸氣車走于山，輕氣球飛于空
 可坐而望，奇望峰可卧而臨，地中海咬入獅子，必屠自
 胴。盪舟黑奴永赴于底，觀博物館圖而侮隣之典，舖視
 大病院景而患人之頭痛，觀者觀至最後鏡而應知其
 值甚廉。辨才天女為赤條々而卧床，肌膚皆白如雪，唯
 見那邊露小黑點耳，恨不舉隻脚使拜其奧，或惜露半
 身未見其細腰，或憾對真像未聞其嬌語，入眼者新中
 擇新奇裏出奇，足以驚田夫野人之眼，而此是僅說其

二三耳。此物亦雖屬觀物，則有益于人，蓋亦不僅少也。淺草奧山之贗虎，則漆班猫毛而成。萬世橋頭之偽龍，當時萬世橋頭為觀物家滑稽則彩碧蛇鱗而出贗偽師之淵義亦猶於舊兩國橋畔之皮毛，不日忽脫。此畫則不然，寫世界光景，摸萬國風俗，幾如一巡五大洲，可以使人怡人之眼目，可以使人之智識。縱不到其國觀實物，未可判其真偽，亦非猫化、虎驚痴人之類。要之，雖不過追時好，招童輩，亦是文明事物之一也。

傍鏡室處，設小茶亭。娘誰供火盆，娘何勸煎花，並皆妖粧。售狐媚，銜狸笑。觀者到此，始拜活辨才夫之真體。一笑捧碗，顧客而促茶料。二錢二笑，與喫餘煙，而勸觀劇。同伴三笑，傍他膝頭，而要勸寶龕。開帳若有信仰天女者，宜伴去開帳。于待合樓上，客若應之以二三艷語，與鍾馗捉鬼一般。舌頭磨劍來，忽地斷治郎之腸。凡茶店粉頭，皆擬辨才天。屢開寶帳者耳，噫禍非降自天生。自婦人須敬奇神，而遠之關。這開帳繁昌，雖猶多可記者。前座之長，為後座之妨。欲姑措，以讓次編去。那娘輩，亦或曰：咄君亦不免贗物者。漆常藉禿筆，舐世之糟粕。屢叩髀腹，吐出妄想。真是史家之贗物，而二六時中，開帳于雜書店頭，以待看客者耳。其生理之拙，不異妾等哩。

予偶苦遁辭自尻穿前座幕而退去。

增補 攝影愈致巧。繪畫亦益進而西洋目鏡大招衰運。

今猶存者僅々耳。近者繪畫展覽會後編起而展列新

古名畫其繁昌既壓西洋目鏡亦是人智進步之所致

可謂盛矣。有人問曰西洋目鏡雖稍衰辨才天女未失

信不知天女向何處移寶龕居士笑曰此非予所知子

宜去問之新道之閨庵婆彼眼能辨女流妍媸明於冥

府大鏡辨才天的焉脫得彼眼界呵々。

增補正 東京新繁昌記第一編終



010190534362

